

写在前面

家与国是个千古话题。在不同的人身上,家国情怀有不同的表现方式。可对于军人和军属而言,家与国之间似乎从来都有一种天然默契:你守护国,我守护家。

两个“守护”的背后,是军人、军属这两个群体非同常人的精神硬核。其实,谁都是凡人,都有平常的愿望。于是,我们看到,一个两岁的军娃随母亲奔波4000多公里,只为和爸爸团圆;以“不要问我在哪里,问我也不能告诉你”为信条的潜艇兵,有时也会通过“暗号”和歌声表达对亲人的深情……

这两篇稿件写的都是发生在春节前后的故事。故事或许有新闻时效,但其中的精神内核永不过时。

——编者

一年一度的春节,无数人从不同的地点出发,踏上不同方向的旅程,到达的目的地却大多相同——家。

庚子鼠年春节前夕,年仅两岁的军娃胡蝶,也踏上了旅程。不过,她的旅程起点是家,终点则是数千公里之外的西陲边关。

那个具体的地名,唧唧学语的她至今都不能清晰说出。吐尔尕特,一个位于祖国雄鸡版图尾巴末梢的地方,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曾听说过,她却听妈妈刘航雁念叨了无数遍。

当然,她依旧听不明白,那里为什么叫“边防”,雪山又是啥……她只清楚一点:那里,有爸爸在。

小胡蝶的爸爸是新疆军区吐尔尕特边防连指导员胡甲俊。1月13日,刘航雁带着女儿胡蝶从河南老家启程,踏上了寻找爸爸的迢迢探亲之路。

这条路,从中原大地到新疆边防,跨越关山重重。即使在交通发达的今天,它也意味着长达7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,以及数小时的道路颠簸,加上中转,最快也得两天。

踏上这条路,刘航雁真正变成了“远航的鸿雁”,跋涉千里,只为团圆;胡蝶也变成了不畏寒冷的“蝴蝶”,翩翩逐梦,雪山之间。

两岁军娃的八千里探亲路

■徐冰怡 赵晓媛 周超

特稿

走过最远的路,就是去找爸爸

刘航雁和胡甲俊的家是河南省郑县的一个农家小院。1月12日晚上9点,距离出发只有大约10个小时,刘航雁还在房间里忙碌地收拾行李。

带些什么呢?她对着屋里那个摊开的大号行李箱,心里琢磨了无数遍。要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第一次到风雪边关过年,平时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她前所未有地为难。

很多东西都提前邮寄走了,箱子里带的大多是随身要用的物品。即使是这样,刘航雁还是列出了一个长长的物品清单。

胡甲俊驻守的那个地方,她去过两次,一次是在夏天,另一次只到了山下的团部。关于冬天的吐尔尕特边防连,她只从网络上和丈夫口中有一些粗略了解:那里被称作“枣红色的达坂”,海拔3500多米,空气稀薄,紫外线强烈,积雪不化……

箱子里压着一套红底花面的厚实小棉衣。那是小胡蝶的奶奶亲手为孙女缝制的,一针一线密织着家中长辈对此行的牵挂。

最初,得知刘航雁要带着小胡蝶去边防探亲,家人都是反对的。

“他们的担心,我也能理解。”刘航雁说,母女俩要去的风雪高原,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不会到达,“任谁都会担心”。

不过,刘航雁也有充足的理由带女儿开始一场遥远的旅行。

胡蝶将近两岁了,胡甲俊只见过女儿3次。平日里,由于隔着几小时的时差,经常是胡甲俊一天忙完,孩子已经睡觉了。女儿认识爸爸大多是看照片,他了解女儿则主要靠刘航雁的视频。

时间长了,女儿对照片里的爸爸很熟悉,但对现实中的爸爸很陌生。翻看家中的相册,她可以准确指出穿着不同衣服的爸爸;半年前,胡甲俊探亲回家,想要抱抱孩子,却吓得小胡蝶连连躲闪。

刘航雁清楚,边关之苦,若在恶劣的条件,更在于遥远距离带来的思念。她告诉自己,哪怕克服再多的困难,也得让丈夫在边关见上孩子一面。

考虑到胡甲俊经常顶风冒雪巡逻,刘航雁在行李箱中塞了两套保暖内衣带给丈夫。在这个“寸土寸金”的箱子中,她还塞进几大包奶糖和饼干,以及一沓



图①:胡甲俊带着妻子女儿一起走上巡逻路,为51号界碑描红。
图②:一路奔波4000多公里,小胡蝶终于见到了爸爸胡甲俊。
图③:在温室大棚里浇菜,是小胡蝶在雪山上能找到的最好玩的事。



汪飞摄
赵晓媛摄
徐冰怡提供

外观精美的礼品袋。那是她专门为连队官兵准备的礼物。“奶糖象征甜蜜,饼干寓意充满干劲。”她还为每名战士写好了贺卡:“祝最可爱的你们,新的一年生活甜甜蜜蜜,身体健康健康,有干劲。”

刘航雁做这一切的时候,小胡蝶仍在无忧无虑地玩耍,一会儿跑到院子里去找堂哥嬉戏,一会儿拿着一根煮玉米跑来跑去,全然没有要出远门的观念。

年幼的孩子不知,接下来,她可能将走过人生最远的旅途,走进最寒冷的冬天,并克服缺氧带来的高原反应……她只是一听到妈妈的那句话就很兴奋:“明天,我们去找爸爸。”

穿越八千里路云和月

从河南郑县到新疆吐尔尕特,路程4000多公里。刘航雁要带着孩子从老家到郑州乘坐飞机,在兰州中转飞往喀什,然后乘坐汽车到新疆军区某边防团部,再视天气和身体情况,坐车上山到吐尔尕特边防连。

她们出发时,天空中正是红日高升,达到团部时,已是星斗漫天的次日

凌晨。八千里路云和月,古人的诗词变成了母女二人的漫漫长路。

第一次出远门,小胡蝶充满了好奇。在候机厅,看到玻璃窗外的飞机,她奶声奶气地发声:“飞,飞……”坐进机舱,她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新鲜,四处张望,没过多久就感到困倦,熟睡在妈妈的怀抱里。

一路跋涉,反倒是刘航雁有些难以适应。在中转后的夜间航行中,她出现了严重的晕机反应,一手抱着孩子,一手拿着纸袋呕吐。

她曾听胡甲俊讲过不少发生在身边的艰辛探亲故事。比如,有个战友的亲人病危,接到消息后,他星夜兼程,赶了12个小时的路,以最快速度回到家中,才见上老人最后一面;还有一次,一名战士启程休假回家,却天降风雪,他忍不住对团部的渴望,决定骑马下山,行至中途,马也不走了,他便牵着马,蹒跚着齐膝深的雪,走了15公里山路……

这一切,刘航雁过去只当作“故事”听,没想到,自己也慢慢变成了故事中的人。

不过,她仍然坚持认为,“一路上再辛苦也不算啥,真正难的是在出发之前。”因为,只要有了出发,就能期待到达,然后在出发之前,除了等待,还是等待。

这漫长的等待,从5年前她认识胡甲俊时就开始了。当时,他们一个是边防军人,一个是大学生,生活经历看似天差地别,两人却聊得投机。只是,由于胡

甲俊的空闲时间少,这所谓的“聊”更像是互相“留言”。任务多的时候,胡甲俊更是屡屡“失联”,刘航雁则在一次次的延迟回复中习惯了等待。

然而,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能等。就像女儿出生不久的那次发烧,前往医院的一个多小时路途中,看着孩子由于高热泛着潮红的小脸,心中焦急的刘航雁多希望能等到胡甲俊回来帮忙,却只能独自承担一切。

“每次遇到事情,我不知道该怎么说,他听完也不能帮我解决问题,那还不如不告诉他。”刘航雁坦诚地说,自己心中也有过委屈,也曾想埋怨两句,“可一想到他在那么艰苦的地方站岗放哨都没怨言,自己那点难,哪还说得出口?”

有苦就有甜。也许是因为亏欠太多,结婚后,胡甲俊虽然每次探亲时间不长,但只要回家,那双握惯了枪的手,就不停地抢着干家务活儿……

1月14日凌晨,刘航雁和女儿抵达喀什机场。胡甲俊有任务在身,团里便派了专人来迎接。在机场出口,一束芬芳的鲜花,一个标准的军礼,一声“嫂子辛苦了”,顿时让刘航雁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这一夜,也许是因为一路奔波太累,也许是因为离爸爸越来越远,小胡蝶睡得格外香甜。

看到孩子状态不错,刘航雁又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:不再按计划在团部休整两三天,起床后,当天就带着孩子

继续出发,上山找爸爸。

雪山上,看见爸爸,认识“中国”

从团部出发,一路群山绵延,海拔越来越高。

高原反应来袭,一直乖巧听话的小胡蝶突然哭闹起来,嘴唇也渐渐变成了紫色。“胡蝶不哭,我们就要见到爸爸了,爸爸就要来了……”刘航雁不断安抚女儿,哄她入睡。

经过5个多小时的颠簸,吐尔尕特边防连终于近在眼前。群山环抱之中,一座军营孤零零地矗立,四周一片荒芜,山峰上白雪皑皑。

刘航雁突然变得有些紧张,一会儿帮着胡蝶揉揉头发,一会儿整理自己和孩子的衣服,一会儿又掏出个小镜子检查妆容……她说:“难得来一次,一定要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他面前。”

为了这场难得的团圆,胡甲俊和连队官兵也做了不少准备。那间只有10多平米的招待室被收拾得干干净净,墙上贴着“欢迎嫂子来队”6个大字,门口贴着四级军士长张瑜写的春联。听说小胡蝶喜欢气球,战士们还用五颜六色的气球在墙上拼出一个大大的笑脸……



第673期

傍晚时分,刘航雁一行乘坐的汽车行驶到连队门口,一片锣鼓声立刻响起来。在众人的注目下,胡甲俊捧着一束手工花走上前去,打开了车门。

这个冬天,吐尔尕特边防连终于迎来了第一位探亲家属,而小胡蝶的到来,更是刷新了连队探亲家属的最小年龄纪录。在这里,分离是多数,是常态,团圆是个例,是偶然,只要有家属来探亲,每名官兵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。

当了4年军嫂,刘航雁自然清楚这一点。当晚,她就忍着高原反应,走进食堂和战士们一起包饺子,分享团圆的味道。她还带着小胡蝶把带来的礼物一一分发给官兵。看着孩子的萌萌表情,大家的脸上都乐开了花。

团圆的滋味总是很甜蜜,哪怕这“团圆”只是一天能见上几面。

第二天一大早,还没等到女儿叫一声爸爸,胡甲俊就带队出发去巡逻了。一连好几天,作为连队唯一在位主管的胡甲俊都忙着处理工作,只有吃饭和休息时,小胡蝶才能见到爸爸。其余时间,室外冰封雪裹,她活动玩耍的范围只有小小的招待室和一条窄窄的走廊。

但在他们心中,这样的日子依然值得珍惜。因为,团圆总是短暂的,从相聚那一刻起,分离也就开始了倒计时。

刘航雁对探亲的日子做了很多规划:除夕夜和官兵们一起包饺子、看春晚,在新年第一天唱一首献给丈夫作为礼物,有空的时候就去食堂帮一次厨……

在工作间隙,胡甲俊也尽量抽出空来陪伴女儿。雪山上没什么玩具,也没有游乐场,他就带着孩子去连队蔬菜大棚里给青菜浇水,去饲养室看兔子蹦跳。

几天后,胡甲俊带着妻子女儿去了一次自己经常巡逻的51号界碑。雪山茫茫,界碑矗立,一家三口一笔一画地为界碑描红。寒风中,他指着界碑上鲜红的“中国”二字,大声喊道:“胡蝶,你要记住这两个字,中国!”

再过10多天就是胡蝶的两岁生日了,但在此之前,母女俩可能就要踏上归途。没能陪女儿过生日,胡甲俊说,希望将来孩子能把这段经历,当作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。

这是一份只有边防军人才能赠予的礼物。这份礼物中,有一个男人保家卫国的使命担当,也有一个丈夫、父亲对远方亲人的绵绵守望。

那年,某潜艇首次执行应急拉动任务。出航前,时任艇员队副机电长谢宝树和雷弹长陈凯军的家属都怀孕待产。为了纪念此次任务,战友们一起帮着给两个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为“航航”和“圆圆”。

张益华为孩子取名张卓航、张佳航,希望每次任务都能胜利凯旋。同时,他也想以此勉励孩子,人生就要如潜艇航行一样勇往直前,永不退缩。

周健的孩子叫周宜航,他说,周是舟的谐音,周宜航寓意着潜艇在波涛深处顺利航行,也寄托着乘风破浪的志向。

一个“航”字,饱含着潜艇兵对崇高事业的美好祝愿,也凝聚着潜艇兵家人的默默支持和理解。

艇长安志勇的孩子名叫“思航”,名字是妻子张博浩起的。那年,安志勇的父亲病重昏迷,张博浩一个人担起了照料老人的重担。还有一次,孩子深夜病了,她背着孩子往医院跑,医生问她:“孩子的爸爸呢?”她突然忍不住心中委屈,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“思航”,简简单单的两个字,凝结了一名潜艇部队军嫂对丈夫的千言万语。也许,每唤一次孩子的名字,她就对航行在茫茫大洋中的他多一分思念;也许,每念及一遍孩子的名字,身处大洋深处的他,就会想起祖国万家灯火中那个属于自己的温暖港湾……

大洋深处的真情告白

■吴奔 黎香朝

是一支功勋卓著的潜艇部队。

不过,丈夫工作的特殊性,她平时也能感觉到。“我要出差了,没信号……”“这段时间,我不在单位,你要照顾好咱爸妈和自己……”每当听到范杰这么说,她就知道,丈夫又要出海了。

对某艇员队副机电长周健的妻子李莉来说,每当反复拨打丈夫的电话,总是听到“暂时无法接通”时,便意味着他又出海了。

“我的‘暗号’,你懂的。”周健说,虽然从来透露关于任务的只言片语,经常突然消失和突然出现,但总能得到家属的理解,这是让他感到最温暖的事情。

近年来,随着练兵备战不断深入,潜艇官兵出动时经常来不及与妻儿说声再见,对父母说声保重,他们对亲人无尽的爱,便往往隐藏在不易察觉的细微之处。

每逢有任务,某艇员队舰段技师张益华都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,再把

冰箱塞得满满当当,最后,把自己所有的钱都转给妻子。

“艇动三分险。把家里安顿好,我才能安心与战友们一同去探索那些未曾到达的海域。”张益华说。

我的歌声,你的思念

晚饭后,这个基地的营区广播里又响起了一首首军旅歌曲。与其他部队不同,这些歌曲中,很多是基地官兵描述工作生活的原创作品。

“我驾着蛟龙悄悄去远航,你日夜在风雨中守望,水天一方的生活,爱情之花在角落中慢慢绽放……”最近,一首《蛟龙祈祷的女人》在基地军嫂圈里很流行。

“我爱人的手机铃声就是这首歌。”某艇员队部门政委黎香朝说,这首歌的

歌名来自基地一位前任领导的妻子写的一本书。那天,在网上搜索书评时,黎香朝偶然发现了同名歌曲,也是在那天,他从妻子的手机铃声中听到了那优美的旋律。

“你怎么会有这首歌?”他惊讶地问。

“因为,我也是蛟龙祈祷的女人!”妻子深情微笑着回答。

这首歌是该基地官兵创作的。也许是孤独而单调的潜艇让人更渴望丰富多彩的生活,在这支部队,官兵都喜欢用音乐来记录自己的经历,描绘自己的情感。“很多歌都是官兵在执行远航任务期间创作的词,返航后再找人谱曲。”基地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徐杰认为,“这些歌写给潜艇兵自己,也写给潜艇兵的家属。”

那年,张益华将单位制作的音乐短片《我们是光荣的潜艇兵》,送给妻子作为结婚周年礼物。第一次看到潜艇兵在

水下的工作生活场景,妻子眼含热泪:“没想到你们水下的生活是这么艰苦。”

前不久,该基地搜集了百余首由官兵创作的歌曲,集结成册,下发部队;与此同时,将《致潜艇兵的爱》我们是深海雷霆》等歌曲传上了互联网。

不出意外,这些歌深受潜艇兵家属喜爱。在这些“为蛟龙祈祷的女人”眼中,那些或悠扬、或激昂、或浪漫的旋律,听起来其实都是一个味道——那是思念的味道。

我的小名叫“航航”

在这个基地的家属区,如果你叫一声“航航”,可能有好些小朋友都会回过头来看你。没错,潜艇兵经常远航,他们孩子的姓名很多都带有一个“航”字。

延伸阅读

“不要问我在哪里,问我也不能告诉你……”正如《潜艇兵之歌》的歌词所写,潜艇兵是一个天生神秘的职业,即使对最亲近的家人也是如此。深邃的大海隐藏了他们的踪迹,也悄悄把他们的情感埋藏在心海深处。

不过,如果走近他们,你会发现,这些常年驾鲸蹈海的男儿并非无情,也并不无趣。虽然职业特殊,但特殊的职业也带给了他们特殊的表情达意方式。

我的“暗语”,你懂的

1月中旬,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举办迎新晚会,邀请在驻地的家属为立功受奖的官兵颁奖。某艇员队舰段技师范杰再次被评选为装备管理先进个人。站在舞台上,从妻子胡健美手中接过奖章,范杰感觉沉甸甸的……“军功章也有她的一半。”范杰说,“结婚17年,前15年她都不知道我是个潜艇兵。”

2017年,范杰荣立二等功,一家人被江苏省启东市评为“十佳幸福家庭”。胡健美从媒体的报道中才知道,结婚证明上那个只有部队番号的印章,代表的

